



# 中华典故



文化百科丛书

陈中梅 主编

上海出版社

中华典故

壹

文化百科丛书

主编 陈中梅

辽海出版社



主，聘定了某官员的女儿。又过了几年，卜元进京当官，任编修之职。他忽然想起前世之妻刘氏，到处寻访，都说没有此人。卜元心里更加疑惑。后来卜元又连升几级，官越做越大，但是他害怕这会受到冥司的惩罚，不敢留恋富贵，便以结婚和奉养双亲为由，请假回乡。他的妻子很漂亮，但脾气凶悍，对公公婆婆不孝顺，稍有不慎触怒了她，她便叫骂终日。妻子的几个哥哥弟弟，往往助纣为虐，毫不讲理，不久，父母被活活气死，卜元气愤地和妻子分开，在山里另建房屋独居，并修道炼丹，以求长生不老。身边只带一个仆人，照料他的生活。皇帝听人说卜元的父母已死，无所牵挂，想重新启用。他听到这个消息后，便带着仆人逃到更偏僻的深山林里躲藏起来了。

有一天，卜元有事经过天台山仙女观，碰见一位道士。这道士苍颜鹤发，仙骨清奇，旁边有一弟子，他上前磕头，央求道士收留他作个徒弟。

道士说：“你来得太早，恐怕你还受不了这份苦。”

卜元指天为誓，下决心跟随师父学道，决不后悔。因为太激动，一边说着一边流下了热泪，将胸襟弄湿了一大片。

道士笑起来，答应收留他，安排他和道音一起去砍柴，每天只吃一顿饭，晚上还要值班看守门户，过了一个多月，卜元觉得实在太辛苦。央求道士传给他导引术。

道士说：“焦躁冒进，是修练之门的大忌，你怎么这样性急！这样做对你的修练是很不利的。”

卜元受了指责，只好暂且不提此事。有一天，来了一位客人，同道士下棋，道士让卜元坐在一旁观战。卜元向来不喜欢这玩艺，两人落子又很慢，老半天落不下一颗棋子，弄得卜元无精打采，昏昏欲睡。

卜元刚一合上眼，就做了一个梦，恍惚看见小道童来叫，说师父有事叫他快去。卜元也就迷迷糊糊地跟着道童去了。这道士坐在一块石头上，对他说：“你曾经央求我传道给你。现在是时候了。”于是拿出一卷书送给他：“这是金蝉脱谷的秘诀。学会了这种道术，虽然不能长生不死，但是去朝真拜佛，作个游行仙是不难的。”

卜元高兴地拜受了，急忙到住处用心研究起来。三天以后，忽然会通，豁然大悟，于是骑鹤驾云，随心所欲，自由自在，他上仙宫朝见玉帝，注名仙籍，玉帝在云霄宫设宴款待他，许多神仙和他坐在一起，和他拱手行礼，互称“道友”。

第二年，仙宫举行考试，考取的立即授予各种职务，如各处的城隍礼、纠巡使等等。考试有《误国庸臣、贪贿脏吏死后如定罚议》、《推方十信狱说》、《募建银桥渡星河启》、《蓬岛看云》、《蕊宫宴月》、《瑶汇拜母》、《金阙观王》等，此外，每人还要写七律一首。应考神仙中有不会写诗的，都来请卜元代写。考试的结果，卜元中了第二名，授予泰山司的职务，掌管泰山群狐的事务。

卜元到任以后，狐仙们都巴结他，而且尽是一些长得风流花俏的雌狐狸，争相献媚，唯恐对他招待不周，卜元害怕受玉帝的惩罚，不敢和这些雌狐胡闹，谨守规矩。在泰山司的院子时有一个叫阿凤的小狐狸，是所有雌狐狸中的长得最好看的，

也是最迷人的。卜元很喜欢她，可是一想到自己的身份，便不敢对她放肆。一天晚上，月明如洗，和风吹拂，卜元一人感到寂寞难耐，随手捡起一本诗卷，挑了几首闺情诗高声吟喻，借以排除心中的空虚。忽然听见窗外传来沙沙声，好像是有人在偷听，卜元打开窗户一看，原来是阿凤。阿凤见被卜元发觉了，吃了一惊，很快就跑开了。

第二天，一个狐仙老婆婆来见卜元，说女儿阿凤钦慕他，愿意嫁给他，希望不要因为阿凤不是人类而拒绝她。卜元犹豫不决，没有马上答应。

老太婆又说：“如果不能娶阿凤做妻子，让她做小妾也行。”卜元还是以恐遭天谴为由，板着面孔拒绝了。老太婆无可奈何，怀愤而去。

过了几天，阿凤病了。卜元知道阿凤是因为自己而生病的，想去慰问她又觉得不方便。

这天夜里，狐仙老太婆和几个小丫头将阿凤抬着来到卜元的卧室里，放在他的床上。阿凤脸色苍白，心情愁苦。老太婆对卜元说：“阿凤病成了这个样子，就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会受感动的，你怎么能这样无情！”

老太婆气呼呼地走了以后，卜元探视阿凤，只见她气若悬丝，奄奄一息，脸上泪痕斑斑，花容憔悴，觉得可爱。卜元再也顾不得仙界的清规戒律，将阿凤抱在怀中，以自己的仙液注其丹田。阿凤得了仙气，不一会儿工夫，颤悠悠地跪在床前对卜元行礼致谢。卜元一把将她抱起来，放在膝头上坐着，说：“能和你这么漂亮、温柔的女人相伴，管它什么惩罚，我全认了！”

次日，阿凤要回娘家，和卜元约定三天后回来。到了约定的时间，阿凤果然回来了，并且带了婢仆和嫁妆，对卜元说：“二姐阿燕、表姐紫姑以及姨姐碧云今晚要来为我们道贺，你该准备准备，到时要好好款待她们才是。”

到了晚上，阿凤房中银烛高照。灯火辉煌，不一会儿婢女报告客人到，只见紫姑艳妆进来，笑着说：“阿凤不声不响就嫁了个如意郎君。我倒要看看新郎到底如何标致。”见了卜元，瞪着眼睛看了老半天，说：“新郎还不错，怪不得阿凤想他得了病，都快活不下去了。”

接着阿燕也来了，大约有十六七岁，看着紫姑说：“我去邀你一起走，你倒匆匆忙忙先来了，看着妹夫眼睛都不眨一眨，是不是想从阿凤手上分一点好处啊！”

紫姑说：“你自己慢慢吞吞的，叫人等得不耐烦。你不嫁给姐夫，恐怕姐夫未必肯放过你；我看是先娶了大姨，再娶小姨。”

阿燕笑了起来，用摺扇敲她的脊背说：“你这个尖嘴利舌的丫头！唯愿老天长眼，给你配一个口吃的女婿，说话结结巴巴，叫你跟他斗嘴去！”

这时碧云也来了，大约有十七八岁的年纪，她拿出一个做工非常精美的绣花香囊送给阿凤。卜元接过来一看，赞不绝口。

紫姑说：“碧云妹妹心灵手巧，人又长得风流俊俏，只可惜没有嫁个好丈夫；那家伙整天在外吃喝嫖赌，不干一件好事；钱花光了就把家里值钱的东西拿走，把碧云妹妹的嫁妆都搬光了。”碧云被触动心事，坐在一边默默无言，只顾用手拭泪。

阿燕忙说：“我们今天是来祝贺阿凤新婚之喜的，只谈风月，不说这些叫人心心

烦的事情。”于是问碧云为什么来迟了。

碧云说：“我是个苦命人，丈夫不良，不知从何说起。家里被他典当一空，我要出门连一件像样的衣服也没有。刚才去向阿妈借衣裳，所以来迟了。”说完，又伤心地哭起来。

阿凤和阿燕为了改变这种气氛，便故意岔开话题，这才使大家重又高兴起来，添酒菜，大家一直吃到半夜才散席。

碧云的丈夫对碧云不好，这使卜元心里很不平静，便将他训斥了一顿，他不服气，反而问卜元：“你是公职官员，有什么权力管人家的私事？”卜元大怒，将他流放到遥远的阴山去受苦，然后把碧云接到自己家里来，与阿凤住在一起。碧云的丈夫很厉害，从流放地逃了出来，到玉帝那里告了卜元一状，说他夺妻奸宿，罪大恶极，玉帝派人调查，确有其事，于是派天使来逮捕卜元。阿凤惊慌流泪，哀求饶恕自己的丈夫。卜元见自己的家顷刻之间化为乌有，不觉伤感起来，竟然施展法术拒捕。天使大怒，抛出巨锥朝他打，打中了头部，卜元当时就倒下了。阿凤大哭起来，喊道：“天啊，你们把我丈夫打死了，这可怎么办啊！”

惊慌之中，卜元觉得自己仍待在师父身边，睁眼一看，师父和客人仍在下棋，而耳边似乎还听到阿凤的啼哭声。卜元心里觉得很奇怪，等师父下完了棋，便将刚才梦中的情景全部告诉了他。

师父说：“一切幻象，都是从自己的心里产生的，我怎么能解释得清楚！”卜元不敢再问，便动身上山去砍柴。

有一天，卜元砍柴累了，正躺在山坡上休息，忽然来了一个公差，看了看他，说：“你这个朝廷通缉的要犯，原来躲在这里。”几个人动手将卜元捆绑起来，抓走了。

皇帝亲自审问他：“朕待你不薄，你竟敢私自逃走。如果朝廷大臣都像你这样子，我这个皇帝怎么办？对你这种人定要惩处。”随即命令御林军士拿盘龙棍打他。这盘龙棍有后臂那么粗，沉甸甸的，只打了十几下，卜元就被打得皮开肉绽，血肉模糊，哭不出声来。接着又打了几下，而且越打越狠，忽听啪哒一声脆响，卜元的股骨被打断了。卜元疼痛难忍，一下子昏了过去。

卜元觉得自己似乎是在做梦，忽然梦醒了，原来仍然身在冥间的地狱里，对着潮湿的墙壁躺着。好半天他才醒过神来，静静地想了好一阵子这才明白以前所经历的都是幻境。便安心忍气，准备接受冥间严厉的惩罚。

不久到了人世过“鬼节”的时候，地狱中的鬼魂都要放出去接受生人的拯济。在鬼差的监督之下，卜元跟着众鬼魂出来，走到了个地方，看有十几个高僧，正在做盂兰盆会。锣鼓箫管齐奏，听了心里非常舒服。法坛上盘腿坐着一个和尚，身披袈裟，头顶上有一个光环，光环中有一个小和尚，这小和尚虽然高不到一尺，可是神光四射，宝相庄严，手拿牒文，向四下里抛射，坛上坛下有四名金刚神，身高一丈多，身上金光闪亮，相貌凶恶，鬼魂不敢走近神坛，走近了金刚神就用巨杵击打。忽然，有一张牒文飞到卜元的怀里，卜元急忙藏了起来。散会以后，共有五个鬼魂得到了牒文，魂差将他们领去见冥王。

冥王问：“卜元的罪恶太重，有了牒文也不宜轻纵，怎么办？”

鬼吏查阅材料后，回答说：“可罚他作驴，遭劫后再转人身。”

冥王点头同意。

鬼差便将卜元领到一间大屋子里，这里香气浓郁，烛光明亮，中间有一架几亩地那么大的木轮，成千上万的鬼魂踊跃上轮攀登，卜元也想去攀登，鬼差将他拉回来，呼喝他说：“这是天神道，都是忠孝节义之人的去处，你怎么能去！”不久又有一架木轮转了过来，鬼差急忙将卜元抱起来投入木轮。

卜元随着木轮动，遍体清凉，正在惊恐不知所措的时候，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小驴，躺在鸡窝、猪圈旁边。母驴正在用舌头舔他身上的毛，那样子好像对他非常爱护，主人来了，看到生了小驴，十分高兴，小驴渐渐长大，主人便教它耕田犁地，还要驮运东西，小驴脾性顽劣，常常惹主人生气，主人就用鞭子抽它，主人的小女儿长得很漂亮，小驴心里很喜欢她，愿意和她接近。小女儿有时来骑小驴玩耍，小驴便俯首贴耳，特别听话。从此以后，叫它干活，它就胡蹦乱跳，故意捣乱，只有小女儿使用它，才肯听话。主人嫌它脾性太坏，将它卖给了别人。卖出去以后，小驴不吃不喝，没几天就饿死了，卜元的鬼魂又回到了冥间，冥王发脾气说：“你已经做了畜牲，那淫荡之心还改不了吗？”于是又罚他做猪。猪长大了，宰时，将他的肉一块块割下来，卜元觉得痛苦无比，呼天喊地地哀叫。

正在喊叫的时候，忽然听到女人娇滴滴的声音：“相公，相公，你被噩梦魔住了吗？”卜元睁开眼睛一看，原来自己仍躺在素霞的怀里，素霞的粉脸正贴在耳旁，一股浓烈的女人的脂粉味扑鼻而来。

卜元一骨碌爬起来，连连喊道：“奇怪！奇怪！”

素霞问他到底梦见什么了，他反而拉住素霞问：“我现在还是宰相吗？”

素霞笑着说：“相公入阁三年，尽心尽职，从无过失，荣耀非常。相公怎么会提出这种奇怪的问题？”

卜元再一想，不觉失知，便将梦中的事情告诉了素霞。

素霞说：“做梦这种事情，完全是虚幻。相公平时操劳过度，耗费心血，所以才做这样的梦。”

卜元心想，事情确实如此，也就不再想梦中的事情了。此后每天带冠入朝，依旧声威赫赫。

不久边境传来警报，报告敌人侵犯国土，已攻入某关隘，占领某省城，形势非常危急。皇上知道卜元懂得军事，便命令他率御林军去抵挡。卜元不愿去，可是皇上的圣旨又不敢违抗，他便想了个办法，让素霞跟他一起走，可是又害怕别人议论，特别是害怕这种事会传到皇上的耳朵里，招来大祸，于是就让素霞女扮男装，连夜随军出发。

当时边界上是敌人正闹得很嚣张，听说卜元率御林军来了，都很害怕，利用美女和金钱贿赂他，表示不想打仗，愿意退兵。卜元答应了，便不再作打仗的准备。敌人见卜元不作准备，便乘夜偷袭，卜元大败，御林军士兵死伤不计其数，连素霞也被杀死。卜元犯了大罪，朝廷将他押解回京，处以斩刑。



在刑场上，刽子举起钢刀，朝他的脖项砍来，卜元此时魂飞魄散，忽然觉得有人拍打他的肩膀，呼叫道：“茶煮好了，怎么还沉醉不醒？”卜元惊惶不定，抬头一看，自己仍在斗室。但他仍不放心，担心像前几次那样，梦中有梦，从梦中醒来仍然是梦，就跑到院子里，使劲地跳，大声地叫，才发觉得这一次和前几次的确不一样，不再是在梦中，抬头看，明月当空，繁星闪烁，他想想梦中的几世轮回，不觉哑然失笑。

从此以后，卜元安贫乐天，不再作非分之想，对功名富贵十分冷淡。

## 梦中豪赌赢仙缘

山东临淄的王友直，非常善于赌博，一次赌资常高达百万，但他很少输。由此，家里富裕起来，渐渐成为当地巨富。到了中年，他丢掉了赌具，遨游江河湖海，自己以豪侠行为榜样，经常行侠仗义，忧人之忧，急人之急。人们把他比做林侠杜季良。

甲子夏天，他携带万金，到闽越一带游览。船行至洞庭湖。因连日大风，湖上波浪滔天，不能行进，于是在湖边停船等待，一等就是好几天，船中无聊，另无消遣，闷坐了几日。

一天晚上，天色阴晦，湖风正紧，他点着蜡烛一人独坐。坐到半夜，眼看着沉闷的一天又将过去，他准备上床休息。忽然，外面传来了一阵清脆的骰子声，听声音，好像就在邻舟上面，他心里为之一动。正要叫人去看看，忽然来了两个长得稚嫩清秀的青衣童子。他们直接走入船舱中来说：“我家主人见长夜无聊，敬邀住客一起聚会，以解愁闷。”

王友直问他家主人是谁，童子答道：“见了自然知道，我们不敢泄露。”

王本来爱好此道，所以非常高兴地接受了小童的邀请，跟他们一起走。走出船舱，外面一片昏蒙，什么也看不见。青衣童子也不拿烛，只是在黑暗中扶着他走。王友直感到脚底下踩着非木石，滑软得如同膏脂，低头去看，又认不得，只听得耳边轰轰作响，俨然波涛撞击的声音，他心里甚是惊讶，不知道



这是到什么地方去。

走了好半天，来到一个地方，只见这里灯火辉煌。回头一看，已离船登岸了。那楼屋高大，有如王侯府第。骰子声就是从那里面传出来的。

王友直来到门口，青衣童子进去通报，不一会儿，就跑出来说：“家主亲自来迎客官。”

随即就有四个大官模样的人出来，他们的长相就像世人所画的神像一样。这四人走上前说：“我们虽萍水相逢，见客官旅途寂莫，特邀来相聚一宵，请不要怪。”

王友直心里其实已知道他们不是常人，但他天性豪放，一点都不觉得惧怕。众人请他进去，揖让客套一番，来到屋内，他进来看他们室内布置，真是华美富丽，大家推让他坐上贵宾席，然后才各自落座。

上完茶，便相互打探身分、籍贯、官阶等。第一个说：“说出来怕王君震惊，寡人就是鄱阳君。这其余三位，也是五湖的君主。因为来朝见洞庭盟主，碰到你来到这里，所以我们就多留了两日。今天晚上月暗云阴，抑郁不快，听说先生有豪兴，因此我们也不怕造次唐突，特命仆人去请您光临，如果您能不因人神相异而拒绝，那实是太好了，我们也感到荣幸。”

王友直感到吃惊，虽然他猜想这些人不是凡人，但没想到都是如此位高的神灵，于是他急忙起身辞谢道：“我不过是一个草莽愚夫，尘浊下士，恐怕不足提当这样的宠遇。”说完再行拜礼，那三位也各自还礼。

鄱阳君命仆人摆下牌局，说：“佳会难逢，良宵易过，不能耽误了我们的豪举。”于是，几个人围拢，一起赌了起来，王友直运气最好，四位湖君的筹码全部被他赢了，天将五更，他已赢了一十万金之数，太湖君心里甚是不服，大叫把玉钩拿来。侍从拿来一件物品。王友直眼睛一瞟，只见如白雪般晶莹，长将近一尺，形状像倒挂的莲花，刚从盒中拿出，光芒四射，将整间房子都照亮了。他知道那是湖君珍藏的宝物，心里非常羡慕，希望能得到它。四位君王对他说：“这件宝物价值连城，希望用它作注，一决雌雄。”

他也笑着答应道：“可以。”

不到一会儿功夫，王友直在输，连连败北，这时他这才变得有些紧张。可是越紧张越是输钱，很快就把所赢的金钱都输回到四君的手中，王某愤然说：“我船上还有万缗余钱，我以它为注，这里以这把玉钩为注，再赌一次。”

四君毫不在意，马上答应了，掷骰子开始了，五个子都是红的，还有一子在继续旋转，王友直大声喊停，骰子慢慢地停了下来，大家定睛一看居然也是红色。王某大喜，急忙直身用手抓住那玉钩说：“承蒙如此厚重赏赐，其他的东西我都不要了。”说完就要告辞回家，那四位君王大惊失色。但当时天已蒙蒙亮，没有办法只得听任王某回去。王某从屋里走来，那两个青衣仍前来相送，并对王某说：“先生所得是一件最好的宝物，越地过水时，恐怕会被玉镜夫人偷去。希望一切小心在意。”王友直点头称是。等回到船上，恍恍惚惚像是做了一场梦，刚从梦中醒来，找出玉钩一看，又分明是真的。

第二天，天气晴朗，风平浪静，王友直解缆行船，一切都很正常，什么怪异之



事都没有发生。进入浙江省，将要渡苕溪，他想起了青衣说的话，把玉钩特地藏好。到了晚上，那宝物忽然不见了。这下可把他气坏了。他向摆渡的人打探情况，都说道：“前面不远处有个水仙祠，不知仙主叫什么名子。游客中如果谁带有宝物，必定会被他们弄去。”王友直听了，便径直朝水仙祠走去。

来到祠堂，王某气冲冲地走了进去，四周一看，只见殿宇严整洁净，虽然不宽敞，地势比较低。但神像都高大鲜亮。中堂立有一女神像，戴着翡翠冠，穿云霓彩服，容貌妖艳。写好的碑记中是叙述她如何神明有灵，没有载她姓甚名谁，王友直私下想，青衣的话可能不是真的。接着他又看到一块古碑，文字已模糊不清，而“玉镜”两个字还能认得清，于是他明白了：玉镜是古时的名号；如今人们都一样称作水仙了。王友直于是站在她牌位面前，作一个长揖而数落说：“如果以一个女子身份都如此受人间的祭祀，那么理应保护行人，禁止暴客，竭尽全力恪尽职守。可是如今完全违背了‘不贪他宝’的圣训准则，戏举妄动，把我的珍宝藏起来，这完全不是正直之道。我这里与您打个商量，如果您确实喜欢这个玉物，就让我与您赌一场。胜了，您就拿去，我也不是那鄙俗吝啬的人，如果您不听我的建议，我将到玉帝那儿告您，捣毁您的神像，烧掉您的庙宇，以纠正贪冒的罪行，您也应当根据道义好好想一想，不要做后悔莫及的事。”

祷告完毕，王某就睡在祠内，坚决不肯出去，随从的人无可奈何，只好听从他。

他刚睡下久，就做起梦来，忽然发觉有人用脚踢他，说：“夫人非常愤怒，将要把你绳之以法。你还睡觉！”王友直睁眼一看，见是一个女仆，年纪刚十五六岁，容貌非常美丽，轻盈地站在他前面，笑着说话。王友直慢慢起来整整衣服，说：“我正想拜见夫人，打探真正的盗贼，怎么一个无心酣睡的人反倒要一个女奴带路呢？”女奴笑着带王某朝前走。

转了好几道弯，走进一个金碧辉煌的天地，这里有一厅堂，帘幕垂地，有女官数十人，都穿着紫衣，严肃地站在台阶之下。见王友直到来，通报说：“偷玉钩的人来了。”

王某对她们的话很不满，怒目斥责道：“谁说你父亲是盗贼？”

话未说完，帘内就传出清脆的声音：“你这无赖！这件宝物藏在我宫中已有多年，洛神汉女，都知晓这件事，几个月前忽然不见了，难道它没有翅膀还会飞？昨天是宝物回归，我不追究你偷盗之罪已经是你的万幸了，你竟然还敢口出狂言，肆意谩骂亵渎我！”

王友直更加不服，大声嚷道：“我用一船钱和太湖君下注，才赢得这件宝物，你这样的话，只有无赖才说得出来！”

帘内一听这话，一片默然。然后缓缓说道：“根据你的祈祠，你很有点以善赌自负的味道哩。我也擅长此道，马上就和你赌一赌，如何？”

王友直高兴地说：“愿意，但拿什么下注呢？”

帘内笑道：“我输了就把玉钩还给你，还有什么话说？”王友直又不高兴起来，说：“玉钩是我的玉钩，你蛮不讲理，不肯还我，如今还要拿它来和我赌。我赢了，

只得到本来属于我的东西：你输了，却丝毫无损。你怎么像哄小孩一样对我？”

帘内沉思很久，才说：“我的赌技非常高超，随你想要什么，就拿来作注，怎么样？”王友直这才高兴，拜谢答应下来。

帘内又问王某想要什么，王某看见夫人像，心中早就在意了，嘟哝着说：“我有个冒昧的要求，请不要见怒。我见过的人很多，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像夫人这么美的人，倘若我得侥幸，愿用金屋把夫人藏起来，其他的我都不想要。”话未说完，左右两旁的女官马上娇声脆语地斥责他说：“怎么这样胡说！”王某一点都不怕，言笑自如。

帘内急忙说：“这里说不定有缘分，你们不要为我担心。”遂对王某说：“赌注由你，但赌法由我，你不能争执。”王某自恃技术高超，坦然从之。大厅上随即有人把帘幕卷起，请王某入内。

王某看到，那土木制的塑像更加艳光夺目，心里越发高兴，夫人让会，随手出玉钩，放在桌上，并命侍者取来两枚骰子。她宣布规则道：“一为月，四为星，三次投掷一样，才算赢了，否则玉钩不能还，而且还要追究你亵渎侮骂之罪。”

王某没有感到一点为难，即请夫人先掷。夫人把骰子托在掌心，手的颜色和玉盆相映，骰子掷下，吭然有声，众婢女都喧嚷起来，果然是有月有星。王友直认为她是侥幸得中，一点都不紧张。再掷，又和前面一样，王某心里有点发虚，到了第三掷，有月无星，一个骰子还正在旋转未停。地人正要喝停，王某突然这大喝一声：“六！”停下一看，原来是两点，夫人这时汗流满面，娇羞得难以自制。不得已，将骰子递给王友直。王友直已是信心百倍，志在必得。连掷三次，都是有月有星，于是把盆拿起往地上一扔，拍手大笑起来，说：“星将从月，这里面难道真有什么缘分？”他径直离开自己的坐位，移到夫人身边挨着坐下。

夫人不胜腼腆，喊来女官吩咐道：“我以一念之贪，坠落色界，今天将随王郎离开，不得再坐镇此地，你们可迅速启奏上苍，另派官带领，免得耽误事情。”说完，与王友直手拉手一起走了，她的部属流着眼泪出来送行。刚走几步，夫人告诉王某说：“妾不敢见别人，怕招致事端。郎君请赶快上船，看到渡口有一块石头，像镜子一样圆，像玉一样光，那就是我。郎君把它捡起来放到床头，夜深时分，我自己来与你铺床共枕，决不拖延。”王某相信她。她把玉钩还给王某，并拍打他的手臂，王某顿时醒了过来。

王某翻身伸伸懒腰，发现自己仍然睡在祠堂中。举目四望，只见花影西斜，夕阳将落。他急忙起身到停船岸边，在水边仔细寻找，真的找到了一块石头，形状模样果然像个镜子，他悄悄藏起来。到了晚上，刚上床睡觉，就闻到奇香阵阵袭来。抬起头一看，只见夫人早就站在床前，用纤细的玉指掠掠鬓发，娇羞之态，十分招人爱怜，说：“输身子的人来了。”王友直兴奋得一坐而起，忙给夫人解衣，把她拉到枕边。这天晚上，两人恩爱绸缪。王友直顺便问玉钩的真实情况。

夫人说：“她和妾实是同类。她主持雯溪，妾主招茗溪，都是玉帝任命。去年仲春，她出去游玩，偶然遇到南海小郎子，两人相爱，于是结成婚姻，在水晶宫淫乐无度，小郎子龙性未脱，掀起巨大波澜，淹死了好些无辜性命。太湖君听说后上

书弹劾她，上苍震惊，下谕用雷火焚她，还其本来面目。太湖君于是留下来把玩。前不久听说到了郎君手上，妾甚为高兴，有意把它偷走，再拿去加以锻炼，使之成形，今天这地步，不是命运吗？”王某对她这番话不敢深信。夫人叫王某把玉钩挂在帐中，远远望去。就像一个绝代佳人；近处一看，依然还是一个玉钩，王某这才相信夫人的话是真的。从此，一镜一钩，早晚都伴随身边。

王友直已出游有很长时间，准备返身回家。有一天，夫人忽然告诉他说：“鄱阳君已经请示了玉帝，命郎君总管越溪。您的阳寿不多了。”王某第二天果然病了。他留下“以那一镜一钩两物陪葬”的遗言后，死在苕溪边，随从遵照他的遗嘱，把那两件宝物和他葬在一起。

### 三人异地同梦

安徽凤阳有个读书人，身背书袋，出门远游。他告诉妻子：“我半年就回来。”可是，一晃已经十个月了，却杳无音信，妻子很担心，真是望眼欲穿。

一天晚上，妻子刚刚睡下，纱帘外月影迷朦，顿时勾起她思夫的情怀，妻子正为此辗转反侧的时候，有个美人，头饰珠宝，身着绛帔，掀起门帘走了进来，笑着对读书人的妻子说：“姐姐，想不想去见见你丈夫呀？”妻子急忙答应，可是又耽心天晚路遥，美人劝她不必多虑，挽住妻子的手跨出门外。

两个人踏着月色，走了大约一箭之地。妻子觉得美人走路太快，自己则步履艰难，美人就把自己脚上的鞋子脱下来借给她穿。妻子换上美人的鞋后，不紧不松，正好合脚，于是继续跟美人赶路，说来也怪，换过鞋后，竟也健步如飞了。

她们走了一阵，忽见读书人骑着一匹白骡子迎面而来。读书人见妻子在路上，大吃一惊，连忙跳下来，上前问道：“你们到哪里去呀？”

妻子回答道：“准备去探望你呀！”

读书人又问旁边的美人是谁，妻子还来不及回答，美人已经遮着口笑道：“先莫问这些了，娘子一路奔波不容易，等明天早起再走，也不为迟嘛！”一看，几步之外，真有一座村落，于是他们一起到村里去。

来到一户庭院，美人叫醒正在瞌睡的丫头赶快起来招待客人，说：“今天晚上月色明朗，不必点蜡烛，小台石登上就可以坐。”

读书人把骡子拴在檐下的梧桐树干上，然后在石凳上坐下来。

美人对读书人的妻子说：“回家时有骡子了，把鞋子换回给我吧！”妻子一边道谢，一边将鞋奉还。

过一会儿，摆上了酒和果品。美人斟上酒，举杯祝贺说：“你们夫妻久别，今宵团圆，一杯村酿浊酒，算是我的祝贺。”

读书人也举杯答谢。于是，主客之间，言谈欢笑，甚至忘记了礼节，很是随便。

读书人一直盯着美人看，还一再用话挑逗，而对于夫妻间的久别初遇，却没有一句嘘寒问暖的话。那美人也眉目传情，尽说些妖言淫语。妻子这时只落得默坐一旁，装着什么也看不出的样子。读书人和美人都有些醉了，说的话也越来越猥亵。美人又拿出大杯来劝酒，读书人说喝醉了，不肯再喝；而美人则苦苦相劝，定要他喝。读书人于是提出：“你如果为我唱支曲子，我就把酒喝下。”美人爽快地答应了，当即拿起角牙琴拨，把琴放好，边弹边唱，听她声音轻软轻软的，神态也带狎邪猥亵，读书人神志恍惚，整个被他迷住了，完全无法自制。

又过了一会儿，美人假装醉酒，离席回屋；读书人也随着美人去了。

等了好久，不见出来，丫环疲乏难支，伏在桌上睡着了，读书人的妻子独自坐在那里，心中升起一股愤懑怨恨之情，真是既难堪又难忍，心想：干脆回家去吧。一看夜色茫茫，也记不清楚来时的道路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，于是站起身来窥望。

刚到窗前，里面男女交欢的声音便隐约可闻，她再仔细一听，原来丈夫正将平日和自己亲昵时的情况尽情向美人倾吐。妻子这时真是气得浑身发抖，心头打颤，实在无法忍下去，心想还不如出去跳到山涧中摔死罢了。

正愤慨不已，只见弟弟三郎骑马来了。三郎下马询问事由，她把前后情形一一说了。

三郎听后，勃然大怒，立刻和姐姐一起回身直奔那屋子，见房门紧闭，男女枕上私语声隐约可闻。

这时，三郎举起一块斗大的石头，朝窗内狠狠砸了过去，窗格子被打碎成三五块，只听房里美人大叫道：“郎君的头被打破了，怎么办呀！”

妻子一听吓呆了，大哭起来，对弟弟说：“我没有叫你来杀姐夫呀，现在如何是好呀！”

三郎听了瞪着眼睛说：“是你哭哭啼啼要我来帮忙，现在正好消一消心中这口恶气，你却又袒护丈夫，埋怨起兄弟来了，我再也不听你这女人指使了！”说完，回身要走。

读书人的妻子拉着弟弟的衣服说：“你不带我走，准备往哪里去？”

三郎挥手把姐姐掀倒在地，脱身走了。读书人的妻子心里一惊，吓醒了，这才知道是做了一场恶梦。

第二天，读书人果然回家了，骑的正是一头白骡子，妻子心里十分惊疑，只是没有说出口来。读书人那夜也做了一个梦，所见所遇，和妻子做的梦完全一样，相互之间正在惊奇不已时，三郎因为听说姐夫回来了，也来看望。

谈话间，三郎对姐夫说道：“昨天晚上梦到你回家，今天果然回来了，也是件大大奇事。”

读书人听了笑着说：“幸好没有被大石头砸死。”

三郎惊异地问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

姐夫于是把他们夫妻异地同梦的事告诉内弟，三郎听了越发惊奇。原来，那一夜三郎也梦见姐姐向他哭诉，于是愤怒地举石投窗，三人的梦完全一样，只是不知

道梦中的美人是什么人罢了。

### 三 梦 桥

聂筠士原来是云南人，后来来到楚地，在潇湘、云梦一带乡野间隐居。他的妻子名叫顾相，湖北汉口人，是个大户人家的女子。聂生从小读书异常聪明，因为要回到家乡云南去参加科举考试，路途很遥远，于是他不再读八股文，而纳粟入监，当了监生，准备日后到北京赴考。他的妻子也读了不少书，还能写写诗，每到花好月圆之夜，风和日丽之时，夫妻俩就对坐饮酒，游戏玩乐，吟联赋诗，生活得非常快活。聂生很少外出交结朋友，他家道小康，生活琐事也完全用不着他操心，人们羡慕他真像神仙一样逍遥自在。

聂生的舅父在北京当官，托人带信来要他进京，鼓励他进取功名，语意很是恳切。聂生本想推辞不去，但又不好推却舅父的好意，只得整治行装直赴北京。夫妻要远别，愁情满怀，眷恋难舍。

聂生从未出过远门，一路上风餐露宿，奔波劳碌，很不习惯。回头遥望家乡，一天天远了，心情很是凄凉。

一天，走到山东境内，天色已晚，又到了荒野之地，连个旅店也找不着。正彷徨无计时，忽然看见一队人，拿着火炬从远处走来，个个都身穿戎装，带着刀剑。聂生心想遇到强盗了，非常惊恐。

那队人走近，仆从都背着狐兔獐鹿之类的野物，才知道他们是打猎回来的。这些人看见聂生，便问：“你怎么深夜到这里来了？是不是远方客人路过这里？”

聂生说：“是的。”那队人末尾的一个少年，看上去大约十六七岁，容貌俊美，衣服华丽，像个贵族公子，上前与聂生行礼，问他姓甚名谁，家住何处，聂生一一回答了。少年说：“我家离这里不远，你如果不嫌弃的话，请去住宿一晚，明天天亮再走。”聂生连连道谢，就跟随他走了。

走了一两里路，就见到一座大庄院，少年上前叩门，便有老仆人开门迎接。少年将聂生请进客厅，行礼坐下。他自我介绍，名叫孙蓉伯。他对聂生说：“我刚从西山围猎回来，有幸遇到先生。我们萍水相逢，也是缘分不浅。”说完，便命人摆宴款待客人，上的全是山鲜野味，不同于一般酒席。酒后，聂生在东厢房住宿。

第二天早上，聂生告辞要走，孙公子还睡着未起。家人拿出公子赠送的银子，聂生坚辞不收，却推不掉，只得收下了。

这天，聂生到了芦沟桥，车夫忽然病了，只得找旅店住下。第二天，风狂雪猛，不能起程。聂生孤寂无聊，在火炉前独自喝酒，借以消磨时间。喝了一会儿，就醺醺然有点醉意，忽然看见孙家老仆人骑马来迎接，说：“主人家后园梅花盛开，公子非常思念先生，想请先生到东阁赏梅。请您快点儿，去晚了恐怕主人久等。”

聂生便上了马，奔了几里，抬头看那老仆人，忽然不见了，他只得放马前行，来到了前天住宿的地方。从大门进去，厅堂中不见一人。聂生不知后花园在哪里，

便随意走了进去。一直走过了几道门，屋宇幽深，弯弯曲曲，几乎迷路。看见左边有座高楼，雕龙画凤，精美绝伦，庭院中有一架葡萄，还有万紫千红的鲜花竟放，聂生很惊讶：怎么深冬还会开花结果？

他推门进去，只见一个女子在窗前绣花。看见他进屋，女子惊得站了起来。聂生也赶紧停住脚，呆呆站立，不知如何是好。他想，一定是误闯到公子的内室了，便畏畏缩缩退出门外，耳边却听到急促的敲门声。他睁眼四下一看，却在旅店房间中，门外有人来报车夫死了，要他给棺材钱。聂生回忆梦中情境，仍记得清清楚楚。

天晴后，聂生进了京，去拜见舅父。舅父让他在官府协助料理文书，空闲时温习经书。秋天，聂生在京参加科考，考中了第二名“亚元”。过了一个月，家里托人带来信，说聂生的妻子病重，催他赶快回家。聂生赶紧收拾行李，但仍耽擱了几天才走。

经过芦沟桥时，聂生碰到了上次住宿的旅店主人，店主人因聂生是新科举人，刻意挽留，态度很殷勤。聂生不忍拒绝，于是停车住下。到了晚上，聂生梦见自己已经到家乡，走近家门前，只见门边挂着丧幡，又走进堂屋，见棺木停放在堂屋侧边。家中仆从都来拜祭，告诉他说：“主母去世已十天了，她日夜盼望主人归来，连痛苦呻吟，也常常喊主人的名字，风吹来掀开布幔，也说是主人回来了。真是把眼泪都流干了，悲痛得肝肠寸断。在临终的那一夜，主母还勉强起床，妆扮得整整齐齐，写下了绝命词，又重重封好，嘱咐说：‘主人回家，可以送给他看。一定要亲手拆开，才能体会我的一片苦心。’”

聂生听了这番话，哭得头也抬不起来，忽然间，他听到玉声响，兰麝香飘，他的妻子竟从远处走近了，仍长得那么丰满美丽，与活着时没有分别。妻子走上前说：“想不到去年秋天一别，如今竟天人永隔！相聚的日子短，一当分手，就永无相见之期，我真是命薄，令人愤恨不已。”说着上前拉了聂生的手，从怀里拿出手帕为他拭泪，又对他说：“你也不要太悲伤。我生前本是修微庵里的尼姑妙莲，在浴佛日大开祭坛时，男男女女来了很多，你生前是扬州秀才，过江来听说佛法，我见你丰姿俊俏，仪态轩昂，有如鹤立鸡群，不觉一时产生了羡慕欢喜之心，于是坠落凡尘，与你结了这段姻缘。我本来不是你的妻子，你的妻子现在已经长大成人，你想去看一看吗？”她说完便带了聂生一起走，聂生感到飘飘然，好像腾云驾雾，一会儿来到了一处地方，正是孙家的庭院。只见屋里屋外，灯火辉煌，红灯高挂，乐器齐鸣。厅堂中摆着绣花屏风，地上铺着红地毯。众仆人给聂生拿着新衣新帽，聂生打扮得焕然一新。接着，乐声大作，傧相扶出新娘，与聂生交拜成婚，引入洞房，新娘的红头巾揭开了，聂生偷眼一看，正是从前梦见在窗前刺绣的女子。这女子明眸娇眼，亭亭玉立，容貌美丽极了，简直无与伦比。

聂生正不知道自己怎么到这里来了时，忽然觉得有人摇动自己的肩膀。睁开眼睛一看，原来是车夫要赶早走，来催他上路了。

聂生一回到家妻子病死了，情境全如梦中所见一样，聂生悲伤至极，痛不欲生，他在家住了不久，一些大户人家纷纷来求亲，聂生都推辞了。他想到天台山



雁荡峰去入山修道，不想再住在人世间。但尚无子嗣，会试之期不远，亲友们都来劝他，他才放弃这个念头。但住在家里很孤独，寂寞无聊，不如到外面去游玩赏心，借以消遣愁怀，于是他仍到北京去，投靠舅父，后又参加会试，考中二甲，座师是济南的孙公。孙公与聂生的舅父是同榜进士，关系很好，又很欣赏聂生的文章，打听清楚聂生还未续娶，便想把第三个女儿许配给他。孙公托媒人来说，聂生的舅父满口答应，为聂生主持婚姻。聂生不敢违背舅父，亲事就订了下来。选定吉日下了聘礼，年末就到山东去成亲。

一到山东，聂生便认出孙家守门的正是前次梦中所见的老仆人，出来迎接的，也正是初次来北京时路途中碰到的那个打猎的少年，他好像又进入了梦境一样，鼓乐声声，礼仪隆重，新房中铺设华丽，全像是梦中曾见到的景象。夜深了，贺喜的客人纷纷告辞。新娘卸了妆，斜靠在床上。聂生一看她的相貌，跟梦中的一样，几天以后，聂生偶然与孙家公子谈起去年曾碰到的事，少年恍然大悟，不禁拍手笑着说：“我这几天也正疑惑，今天才算明白了。我本来感到天下没有这么相像的人，只是记不清曾经在那里见过你一面。”话说明白，两人更是亲密。聂生所娶新人，正是少年的姐姐，是他的座师的宠妾詹氏所生。她的容貌美丽，才华超群，众姐妹中推为第一。她所写的闺中咏物诗等，传诵一时，还未成年时就刻印了诗集。人们常常称有才华的女子为“不栉进士”，她早就被人这么称呼了。

有一天晚上，他妻子偶然搜检绣花箱，找出还没有绣完的一块绣花布。聂生一见很熟悉，便问怎么没绣完。

妻子回答说：“当时因为疲倦了，没有绣完，以后放在箱里忘记了。”

聂生于是讲了梦中曾看见她绣花的怪事。

妻子说：“你说这话，我也好像从梦中醒来了。去年，我因为与二姐打赌，比赛谁绣花绣得快，便深夜挑灯刺绣，决心要完成。忽然听到背后有脚步声，回头一看，有个陌生男子进来了。我急忙呼喊丫头翠儿。那男子也犹犹豫豫的站住了，并不敢近身，一会儿，就不见踪影了，等到翠儿来，看见我正趴在桌上熟睡，喊了好几声，我才惊醒。我当时疑心是遇到了鬼，也不敢说出去，如今依你梦中所见猜想，大概是你的生魂真的曾经来过我这里吗？我还因为这件事病了一场，几天后才好。从此以后，也不敢深夜一个人独坐了。”

聂生因为自己两次做梦都应验了，



今日与这女子结为夫妻，也是由梦神撮合的，于是供上梦神的牌位，早晚梦香焚香礼拜，希望在梦中能与前妻再次相会。

不久，聂生以翰林院学士为主考官，去选拔人才，所录取的都是有名的文士，一时间，贫寒有才学的文士扬眉吐气。后来，他又当了督学使者，三年任满，升为监察御史。因为多次指陈朝政的得失，被权贵忌恨，外放巡抚莱青道，其实是疏远他。但他任内颇有政绩，声誉好，不久又奉调进京。

一日，路过芦沟桥，聂生身体不舒服，便暂时住在旅店，请来医生诊断，误诊为体内虚弱，服进人参、茯苓。聂生朦朦胧胧睡去，见守门人拿了名帖进来说：“有贵客求见。”聂生看了，上面写的是“蓬莱第三岛仙子青琴”，他惊奇极了，不知是什么人，只得命人请进来。

来人衣裳飘风，鬓发如云，举动轻盈，容貌如花，肌肤雪白，美丽无比。聂生问她是什么人，她答道：“我本是你的旧相识，竟然不认识了吗？按你的寿命，你只能活到今天，马上要重返仙班。只因你审过一桩案子有误，所以还要在人间待三十年，你的亲人不久就要逝世，仍回仙宫。我可怜你在世间没有伴侣，因此向婚姻使者请求，让她延长寿命，暂时不回仙宫，好与你白头到老。望你努力做好事，上辅明君，下安百姓。我走了。”

聂生猛然惊醒，连连叫道：“奇怪！奇怪！”手下仆从端药进来，聂生正准备喝，忽然像有什么人，一下子把药碗打落，跌得粉碎。聂生知道此事奇异，命人另请医生医治，医生来一看，诊断为外感风寒，索取前面医生的药方一看，说绝对不能用。于是另外开出药方，只叫了一服药，他就完全好了。聂生很快就辞官归家，游览名山胜水，悠闲自在的过日子。他与妻子白头相守，活到很大年纪才去世。有知道聂生事的人，便把芦沟桥称为“三梦桥”。

## 廉政故事篇

## 包拯不持一砚

包拯是北宋庐州合肥（今安徽合肥市）人，因为任官廉明清正，历来为世人所敬重，被视为清官的典型。

有一年，他奉命担任端州（今广东肇庆市）知州。当时端州产的砚台十分出名，它细润无瑕，剔透玲珑，磨出墨来漆黑发亮，醇香飘逸，被视为文房珍宝。

那时，端州每年都要向皇宫进贡一批上好的砚台，前任端州官便以进贡为名，额外向民间工匠征收超过进贡数字数十倍的端砚，用来赠送权贵，讨好上司。也有的官员，把其中难得的玉砚私自留下自己享用。

包拯到端州上任后，命令下属只按实数进行征收，不许额外多加摊派。一年以后，任期届满，他被调往京都担任殿中丞，连一块端砚也没有带走。

## 司马迁拒受玉璧

司马迁曾在汉武帝朝中做太史令。

一日，司马迁正在书房翻阅史书，忽报门外有客求见，他连忙放下手里的书，示意有请。不一会，进来一位家仆打扮的人，小心地从怀中掏出一封书信和一个精巧的盒子。他打开书信一看，原来是大将军李广利写来的。

这时，司马迁的夫人和女儿妹娟走了进来。妹娟好奇地打开那个小盒儿，只见里面放着一块晶莹剔透、光彩夺目的玉璧，不禁脱口赞道：

“美哉！这真是稀世之宝啊！”

司马迁见了，也不由自主的接过玉璧，翻来复去地赏玩着：

“是啊，如此圆润，这般光洁，真可谓白璧无瑕啊！”

